

1006



石灵与文学

杨正屏 孙可中 编选

97年
7月

政协响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响水文史资料第7辑

石灵与文学

杨正屏 孙可中编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响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3年2月

EA90/08

响水文史资料第7辑

石灵与文学

主编 杨正屏 审订 华传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响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响水县人民印刷厂承印

1993年2月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 0001—3000

每册工本费 3.30 元



石 灵 同志

1940年摄于上海

上海孤島時期，在严酷的抗日烽火中，我曾有幸和石灵同志共同战斗，我的工作曾得到他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革命的忠忱，对同志和朋友的诚懇！

一九八九年一月

柯灵



作家柯灵题词



石 灵 1941年
摄于上海

石灵同志为华中大学学生会起草的贺电手迹

“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纪念

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贺电

二十多年来我们中国大学生联合会打过许多官司，为尽民族和国家之责，打过经济和也美西深险，打过名誉是大得胜的官司，打过牌坊之好，打过名牌的官司，打过和人民之责，和他们斗过，他们有了种族歧视，怕的是种族歧视，怕的是他们也怕我们，怕的是他们，怕的是他们用尽方法，他们想在南京谋事而遭新的运动，害怕，但是，不在乎，这样的一天，是民族献身的豪迈精神，它也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教导，个人解放权的尊重，教会解放权和人权的斗争，是解放军的军令和我们学生自己不断进取，共产主义理想，解放军和我们学生毛主席教诲向全国以个人代解放权奉行解放区的政府和人民政府的斗争，对管理待命者而之深望，能免他们的放逐。

也希立论，就生我们的软弱，要警醒同时，作为共产党，因为生来没有势力，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快乐，没有斗争，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和技术，没有领导，没有组织，他们没有斗争的武器，他们的力量，不知老这样一时已处生死关头的环境，但是已经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应该这样地起来利用这种力量，放下手中的武器，向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宣传工作，准备这样得利害的人权解放斗争。

共产党已经崛起四世纪的解放运动，如繁星，如繁花，如繁文，如繁武，如繁智，如繁才，如繁德，如繁主，如繁新中国的建设中，担任起领导的角色，更不要说的。也要至四月之中，确立工农联盟的大原则的革新命令，这次改革是今年的八月，根据中央的精神，成为维系起民族团结，促进美好的精神，为人。

党中央希望他能继续领导，实现胜利。

华中大学学生会 贺电

石灵同志儿童文学作品《友爱》手稿之一

卷之三

目 录

序 言	华传宝(1)
孙石灵传略	孙可中(3)
石灵著(译)简表	孙可中(9)
四年来上海文艺(节录)	巴 人(20)
关于孙石灵同志	峻 明(22)
同志的友谊——悼石灵	唐 弼(25)
为石灵的《友爱》说几句话	魏金枝(29)
忆石灵	俞 荻(30)
石灵水火坚	钱今昔(33)
怀念孙大珂先生	戴敦复(37)
给可中的信	唐 康(39)
石灵琐忆三则	孙伯仙(41)
气节凛然 辛勤笔耕	孙可中 冯志伟(44)
奋笔战斗在“孤岛”的石灵	杨正屏(57)

石灵作品选

一、论文

展开文艺通讯运动	(71)
论文艺通讯	(73)
这一关	(77)

一年来的文艺界 (80)

二、散文、杂文

- 论打落水狗 (85)
命运 (87)
无花果树 (90)
说酸葡萄 (94)
狭的天地 (96)
言志载道及其他 (99)
纵笔而谈 (104)
冲破疲倦的关 (107)

三、诗歌

- 菜花歌 (111)
现代民歌 (113)
新谱小放牛 (115)
码头工人歌 (117)
游行的歌人 (119)
献金 (123)
火 (127)
影子 (131)

四、小说

- 小立子的悲哀 (135)
生成的病 (140)
陆红宝和他的小姑娘 (148)
友爱(儿童小说) (157)

五、戏剧

- 我们放开恩怨 (173)

序　　言

石灵同志，是我国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左联作家。病魔虽然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与世长辞已三十多年了，但是，他那不畏艰难险阻，以笔墨为武器，反抗黑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政协响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响水文史资料》第七辑《石灵与文学》的目的就在于此。

石灵同志出生在我县响水镇的一个贫寒家庭，生长在内乱四起、外患频来的黑暗社会。可是，贫困的家庭更加激发他求知如渴，刻苦学习；黑暗的社会更加激起他向往光明，投身革命。正因为这样，所以，石灵同志年轻的时候就成为我国有名的作家，成为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员。

创作，是石灵同志的天赋，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深沉峻峭，曲折多变，因事而发，合时而作，有的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有的教育人民，鼓舞斗志，奋起同敌人作斗争；有的揭发时弊，匡时补漏。著名作家王任叔曾称石灵同志是有多方才能，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大众文艺，都写得极好的一位作者。

《石灵与文学》征集了曾和石灵同志一起战斗过的老作家以及石灵同志亲属的回忆录、怀念文章；搜集了石灵同志生前的照片、书稿、手笔等资料；选刊了石灵同志部份小说、散文、

诗歌、文艺理论以及戏剧等文学作品，并侧重编选了他一生创作最活跃、作品最多的“孤岛”时期的论著，其中有许多是尚未发表、鲜为人知的作品。这些史料，充分反映了石灵同志勤奋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著名老作家柯灵不顾年事已高，特地为这册史料作了题词。值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史料中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华传宝*

1993年1月

* 注：本文作者华传宝，为响水县政协副主席，分管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孙石灵传略

孙可中

孙石灵，原名大珂，别号奇玉。自1932年起以石灵为其主要笔名（另曾用笔名：玄、玄仲、鸣冰、夸父、辱谦、何辱谦、余之千、何昧、游及之等）。1909年阴历7月14日生于江苏省灌云县响水口（现为响水县）。曾祖、祖父和父辈均为塾师。父亲脾气孤傲，贫穷一世。母亲识字不多，记得些千家诗，常教石灵背诵。五岁入私塾。六岁入新创办的国民小学。十三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贫困，靠母亲做针线度日。父亲的死，使少年时的石灵开始尝到世态炎凉的苦味。由于三叔孙筱山的帮助他才得以继续求学。他喜欢听说书，有时买来鼓儿词唱给祖母和邻近的妇女们听。有时也和邻家的孩子们唱着歌谣做游戏。

父亲的死，使他认识到人世维艰，为了自己的前途，唯有念好书。从此他不再去听书，也不大做游戏了，晚上都用来抄书念书背书，抄得最多的是《论说法程》、《论说入门》、《论说新编》等，以及父亲教过和没有教过的古文。1924年，他十五岁高小毕业，在三叔的支持下考入省立第八师范学校（设在板浦）。这期间，由于家庭窘困的刺激，扩大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当地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被地主迫害致死屡见不鲜，这些都深刻地教育了他，使他热烈盼望社会的变化，幻想有一枝枪，能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写诗明志：“山长水远迢迢路，地北天

南处处家，有泪莫为贫困洒，留将和血染黄沙。”……到1927年夏，北洋军阀部队反复过境，学校停顿，他回家在镇上做了半年多小学教师。

在师范学校三年间，除了课本学习之外，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课余时间用在抄录诗词和读诵诗词及旧小说。后期大多用在读新小说和社会科学书籍：如《呐喊》、《彷徨》、《灰色马》、《父与子》、《文学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这些书籍不断丰富武装着他的头脑。

1928年春，第八师范与省立第十一中学合并为东海中学。石灵进了高中师范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秋后，因师范生免费供膳的待遇被取消，写宣言闹学潮。后来由惠浴宇介绍加入共产党，受党委派参加国民党灌云县执委竞选，当选为执行委员。因家庭反对，征得组织同意，未去就职。1929年3月11日晚，在东海城内张贴宣传品时被捕，押在县政府，随即移送清江浦江苏高等法院，被判刑六个月。国民党省党部以“判刑太轻”提起上诉，至1930年冬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实际已坐牢二十个月），即获释出狱。在狱中，他除了熟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抓紧时间阅读暗中送来的新书，如《左传》、《聊斋》以及数学、《纳氏文法》等等。

石灵出狱后，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在家乡无法存身，于1931年春，出走到上海考进中国公学，并接上组织关系、担任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组织中公学生，参加各大学赴京请愿运动，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次年寒假回乡同张英华（小学教员）结婚。“一·二八”沪战发生后，在响水口初中任教，转回组织关系，继续工作。秋，到上海，转入暨南大学，接上组织关系。

1931年秋，参加左联小组，也参加社联小组，开始创作活动。1933年秋，征得组织同意，只参加左联小组及其外围“中国诗歌会”，不参加社联及其它工作。1934年秋冬间，患严重心脏病。1935年春，左联解散，学校支部人事变动，失去组织关系。这段时间里，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捕蝗者》；诗《新谱小放牛》、《菜花歌》；独幕剧《卖牛》、《一杯牛奶》等。其中《一杯牛奶》，后多次被搬上舞台演出。

1935年夏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成绩优异，获得金奖。4年中，他前二年主要攻读中国文学，后二年主要攻读外国文学。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和文艺才能博得当时暨大文学院长郑振铎、原外文系主任陈麟瑞和龙榆生等教授的赏识，留校任外文系助教。不久，母、妻及女由家乡至上海。暑假写了小册子《新诗歌的创作方法》、短篇小说《小立子的悲哀》。1936年夏秋，写了三幕喜剧《文凭》、论文《新月诗派》。

1937年，抗战爆发后，暨南大学迁入租界。托堂弟送家属回老家。母亲年老体弱，回去后不久即逝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料理毕仍回上海执教。这时还参加了小剧团的行动，写了独幕剧《我们放开恩怨》、五幕悲剧《当她梦醒的时候》，这个悲剧是用沉痛的心情写来纪念母亲的。这剧本不仅出版了单行本，并在辣斐剧场演出。

1938年春，写了五幕剧《枉费心机》。因金人和辛劳的介绍，参加中教联谊会，与金人等合编《第一年》。发表时事山歌和长篇鼓词《胜利前奏曲》等。这些作品以抗日反汪精卫为主要内容。为《文汇报》写了些散文，又编《自学旬刊》。

1939年春，与戴平万、林淡秋、蒋天佐等组织“文艺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几个人合译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华北前

线》。夏天改编易卜生剧本《博克曼》，题名《鲍志远》。秋，接编《鲁迅风》半月刊，除了担任繁忙的编辑组稿任务，前后还为该刊写了九篇稿子，其中有八篇是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冬，进《大美早报》编副刊《早茶》。

1940年春，发表三幕剧《大上海在火焰中》等，及时地反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事迹及上海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秋，与蒋天佐等编《奔流文艺丛刊》，直至1941年春停刊。

1941年夏，用了3、4个月的时间，翻译苏联易而夫和彼特洛夫合著的长篇讽刺小说《小金牛》，交给新知书店，已打成纸版，由于日军进驻租界，书店受到摧毁，此书稿即不知下落。

上海沦为“孤岛”的四年中（1937年—1941年），形势极为复杂而险恶，石灵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完成繁重的任教工作，还先后编过多种报刊，如影响较大的《鲁迅风》、《奔流文艺丛刊》等；同时他更以笔代刀枪，奋勇地投向凶恶的侵略者。这时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活跃、丰收的时期，单剧本就写了十几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停顿，决定迁往福建，他考虑再三，未随学校同往。1942年1月底，他毅然去了苏北，至泰州私立成达中学任教。去苏北的原因有三：一是保持民族气节，二是解决生活问题，三是对根据地的多年憧憬。由部队出资，编油印杂志《文学者》。暑期到联抗部队编《联抗报》（联抗司令为黄逸峰，副司令为李俊民，政治部主任为彭柏山）。1943年春，敌伪扫荡，部队转移，大精减，仍回成达中学打埋伏任教。1944年秋，任校长（此时中学已被政府接管）；任紫石县第一届参议会参政员，担任大会秘书长，当选为驻委。

1945年暑期，出席苏中行政区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出

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至安徽半城，与苏北、皖南、皖北三个行政区代表会合组成代表团（团长为黄逸峰）前往延安，到河南商邱附近，因中央通知会议停开而折回。冬，出席苏皖边区参议会，当选为驻会委员。

在苏北的条件虽然艰苦，生活又动荡不定，但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抗日，保卫胜利果实，还是写下了《反扫荡插曲》、《少爷的袜子》、《女奶奶的见识》、《降魔记》、《希特勒托梦》、《南通惨案》、《王元虎参军》、《过五关》等作品。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文化事业的发展障碍重重，这些作品大多是油印出版，现在难以觅得。

1946年，调停组（美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组成）淮阴执行小组到苏中，他被调去东台做翻译。秋，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向苏中进攻，我军七战七捷。为实行“口袋战术”，我军大踏步后退，形势更加紧张，学校停顿，干部精减、转移、打埋伏。1947年春，随南线中学教师转移至堤东台北（东台以北沿海边），先分配至报导团后至中教联合会，此时只与冯岗（当时苏中分社社长）合编了一册《不屈的斗争》（通讯）。后便参加土改运动接受教育；参加三查运动，这是一次比较有系统比较深刻的整风运动。1948年春，形势好转，反攻南下，身体衰弱多病，用担架抬着过封锁线，仍回海安县，任工农中学副校长（校长由县长兼）。冬天，调往华中行政办事处教育处任编审。1949年11月，由教育处派往南通学院（包括医、农、纺织三院）任辅导主任兼副教授。同月，由苏北区党委批准重新入党。介绍人是李俊民和杨违依。

1952年9月，奉华东局宣传部调任《文艺月报》编委，次年又任支部书记。经过连年战争的动乱，事隔10年，才又回到